

月关 著

原创文学门户  
起点中文网  
www.qidian.com



# 锦衣夜行

2

当一个小秀才遭遇 朱元璋 朱棣 郑和  
会演绎出怎样一段传奇

## 江南行

新派历史武侠颠峰巨著 起点中文 2011年度小说



月关超越自我之作，好评更胜《回到明朝当王爷》

月关 著

# 锦衣夜行

2

## 江南行

新派历史武侠颠峰巨著 起点中文 2011年度小说

月关超越自我之作，好评更胜《回到明朝当王爷》

文稿整理：李苏萍 张海峰 高毫林 罗刚 李志刚  
王东山 张玉田 纪晓峰 吴杰 赵晓龙  
宋春雪 罗秋平 周人伟 何小川 张春丽  
陆子今 常德 许文山 何冲 李伟

# 鄂新登字 04 号

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江南行 / 月关著. — 武汉: 湖北少年儿童出版社, 2013.1

(锦衣夜行)

ISBN 978-7-5353-7557-5

I. ①江… II. ①月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 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2)第 217611 号

|       |   |      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-------|---|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
| 书 名   | 江南行   |      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©     | 月关 著  |      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出版发行  | 湖北少年儿童出版社   | 业务电话 | (027)87679199<br>(027)87679179 |
| 网 址   | <a href="http://www.hbc.com.cn">http://www.hbc.com.cn</a> | 电子邮件 | hbc@vip.sina.com               |
| 承 印 厂 | 荆州市翔羚印刷有限公司   |      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经 销   | 新华书店湖北发行所   |      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印 数   | 1-15 000  | 印张   | 16.75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印 次   | 2013 年 1 月第 1 版, 201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规 格   | 680 毫米 × 980 毫米   | 开本   | 16 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书 号   | ISBN 978-7-5353-7557-5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定价   | 25.00 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
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可向承印厂调换



# 目录

|      |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|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第1章  | 有女同车 .....    | 1   |
| 第2章  | 长白山的大笨熊 ..... | 11  |
| 第3章  | 邂逅 .....      | 19  |
| 第4章  | 你还没使美人计 ..... | 31  |
| 第5章  | 雪中行 .....     | 46  |
| 第6章  | 小鬼难缠 .....    | 58  |
| 第7章  | 疑点重重 .....    | 68  |
| 第8章  | 偷天换日 .....    | 78  |
| 第9章  | 千钧一发 .....    | 86  |
| 第10章 | 并肩作战 .....    | 96  |
| 第11章 | 催梦香 .....     | 105 |
| 第12章 | 骗局 .....      | 114 |
| 第13章 | 秣陵风波 .....    | 125 |
| 第14章 | 救命的香囊 .....   | 134 |



|        |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|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第 15 章 | 风雨欲来 .....    | 145 |
| 第 16 章 | 近乡情怯 .....    | 155 |
| 第 17 章 | 斯文败类我不嫁 ..... | 163 |
| 第 18 章 | 杨充的反击 .....   | 171 |
| 第 19 章 | 风云际会 .....    | 179 |
| 第 20 章 | 原告照样打 .....   | 188 |
| 第 21 章 | 把他们斗臭 .....   | 196 |
| 第 22 章 | 孺子可教 .....    | 205 |
| 第 23 章 | 新官上任 .....    | 215 |
| 第 24 章 | 帝王心思 .....    | 223 |
| 第 25 章 | 屁王李景隆 .....   | 232 |
| 第 26 章 | 请君入瓮 .....    | 240 |
| 第 27 章 | 棒打鸳鸯 .....    | 252 |
| 第 28 章 | 五大板 .....     | 259 |

·江南行·

## 第①章

### 有女同车

秋风瑟瑟，黄叶飘零，枯草凄凄，人在高冈。

一个白衫如雪的清丽少女和一个身着缙衣，身材有些枯槁的女尼站在冈上。冈后不远处的山坡上，是孤零零的一座庙宇，庙很小，显得很是凄凉。

少女一脸落寞，而旁边的女尼则轻轻捻着念珠，唇边却带着一丝恬淡的微笑。

“祺祺，你真的喜欢上了那个男人？”女尼微笑着问。她的脸上带着浅浅的皱纹，但是依稀仍可看出年轻时俊俏动人的模样。

少女正是换回女装的彭梓祺，她快快地应了一声：“唔……”

“你说……他在家乡已经定下了亲事，而且还是曾经煊赫数朝发达十余代的乌衣谢家？”

彭梓祺撇撇嘴唇儿，不说话了。

女尼转身注视着她道：“那样的话，你怎么和人家争？就算他喜欢你，你也做不了他的妻子，你明不明白？就算他在家乡不曾定过亲，论起家世来，人家是家境富裕、身世清白的秀才老爷，也不是你这样出身、整天舞刀弄枪的女子配为大妇的，你懂不懂？”

“我……”

“我知道，他不是真正的杨旭，他叫夏浔，他出身其实比你还低，对不对？这个念头，你必须得放下，他现在就是杨旭，不管他以前是怎样的出身，你若想不透这一点，那就是自寻烦恼！”

彭梓祺低下头，脚尖轻轻地划着圈圈，不说话了。

女尼放缓了语气，轻轻道：“唉！都是你爷爷，还有你那些叔叔大爷们不好，你是个女孩子，可他们从小教你的、说给你听的都是些什么事儿呀？你想宁为英雄妾，不做庸人妻？这英雄妾就是那么好当的么？这个夏浔，又算什么大英雄了？”

彭梓祺红着脸争辩道：“怎么不是，英雄不论出身嘛。谁说大英雄就一定



要有盖世武功了？他有担当、讲义气，侠肝义胆，古道热肠。为了小荻那个小丫头，他可以不惜抛弃自己唾手可得的荣华富贵、功名利禄，为了孙雪莲母女这对与他完全不相干的女人，他不惜身败名裂为之出头……”

“好了好了，”女尼失笑道，“看你，姑姑只说了他一句不是，你那小嘴就吧吧吧地不依不饶起来，姑姑还是头一次见你这么维护一个人呢。”

彭梓祺脸蛋一红，有些忸怩起来：“姑姑……”

女尼转过身，望着西去的道路，又轻轻叹口气，喃喃地道：“可是……祺祺呀，那毕竟是与人为妾呀，这是关乎你一生的大事，你明白么？可你想过这有多难吗？嫁人做妾，你爹娘同意么？你爷爷同意么？老太公同意么？”

彭梓祺眼珠转了转，想起夏浔给崔元烈出的那些折腾老丈人的损招，信心立即膨胀起来，挺了挺胸道：“我没办法，可他一定有办法，他眼珠一转就是一个办法！”

女尼哭笑不得，嗔道：“你这丫头，好！就算他有办法让咱们彭家点头，可你不要忘了，他那正妻可是煊赫数朝十余代的豪门世家女，虽说现在败落了，但瘦死的骆驼比马大，一定也是个很讲规矩的女子。你呢，毛毛躁躁、不拘小节的，到时候受得了她的约束么？”

彭梓祺想了想，期期艾艾地道：“他……他不会欺侮我的……”

“唔？”

彭梓祺挺起胸，信心十足地道：“我相信，只要他喜欢了我，就不会欺负我，也不会叫别人欺负我！”

女尼依然摇头，摇得云淡风轻：“你怎么只想好的一面？这条路，不好走，一定不好走……”

彭梓祺不服气地道：“姑姑，你说是挑个你喜欢的好男人重要，还是冲着那个位子重要？你是人家明媒正娶的妻子，你幸福么？”

女尼白皙的脸颊忽地涨红血，随即苍白如纸，接着一片铁青，额头青筋一根根绷了起来。彭梓祺一看触及姑姑心中最大的伤痛，不禁暗悔失言，连忙道：“姑姑，对不起，我……”

女尼霍地一摆手，“呼”的一下转过身去，双拳紧握，胸膛起伏，过了许久许久，才沉声问道：“你铁了心，愿意跟着他了？”

彭梓祺怯怯地道：“人家……人家长这么大，就看上这么一个中意的男人……”

女尼“呼”的一下转过身来，双眉一挑，大声道：“既然如此，那你还等什么？”

这回反换彭梓祺愕然了，迟疑道：“姑姑在说什么？”

女尼激动地挥舞着拳头，好像根本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了，大声地挑唆着自己的侄女：“那你就追上去，让他知道你喜欢他。如果有女人和你抢，你学武功干什么用的？你就一脚踢开她！如果那个姓夏的小浑蛋不喜欢你，你就把他抢回来，生米煮成熟饭，看他喜不喜欢，他要还不喜欢，就把你那三十多个堂兄堂弟全叫出来，我看他是欠揍了！”

彭梓祺红着脸，吃惊地道：“这……这样也行吗？”

“怎么不行？”女尼脸红脖子粗地道，“当初我爹念了几本破书，就觉得自己了不起啦，是能当饭吃还是能当衣穿啊？都混成叫化子了还一副目高于顶的样子，是我娘把他抢回来拜堂成亲的，他也不情愿呐，现在还不是儿孙满堂，夫妻恩爱。我告诉你，祺祺，这天底下的男人啊，就没一个好东西，骨子里头全都是犯贱的，你越客气他越欺负你！”

看她横眉立目、一身威风的样子，当年那个痛殴丈夫、婆婆、大伯子、小姑子一家老少的火暴新娘似乎有点现出霸王龙的原形了。

彭梓祺又是羞又是怕，小脸像朵大红花：“姑，这……这真行吗？”

女尼瞪眼道：“你喜欢他不是么？喜欢就去做！要是不喜欢，回家练你的刀去，别跟姑姑哭哭啼啼的，听着烦！我告诉你，男人的耐性还不如一头驴子呢！你一迟疑，他就归别人了。”

彭梓祺忙不迭地点头：“哦，哦，那我该怎么办呢？”

仿佛一位伟人在为大众指明革命的道路，女尼威风凛凛地向前一挥：“追上去！追到阳谷县，孤男寡女，朝夕相处，干柴烈火，我就不信他是柳下惠！”

彭梓祺担心地问：“要是我追去了，他还是不喜欢我，那怎么办呢？”

女尼没好气地吼道：“什么都问，什么都问，是你追男人，还是你姑姑我绝情师太追男人？”

“我明白了，我明白了！”彭梓祺忙不迭应着，落荒而逃……

夏浔第一站去的是济南，并不是阳谷。西门庆给他送了信来，约他在济南府见面，夏浔马上安顿好家里，又去禀明齐王，便起程上路了。

夏浔这一次往济南去，会合西门庆之后就要直接赶赴北平，信中特意嘱咐他要尽量隐藏身份，而府中除了走不开的肖管事，其他下人都不知道东家在从事走私勾当，所以夏浔没有带随从。

一路无话，夏浔到了济南，找到西门庆所住的四海客栈，夏浔刚一进门，就看见西门庆趴在柜台上，正跟里边的老板娘眉飞色舞地耍贫嘴，连夏浔走到身边都没注意。



夏浔又好气又好笑，伸手一拍他的肩膀刚要说话，西门庆一扭头看到是他，立即叫道：“哎呀，杨老弟才来啊，为兄可等你多日子了，来来来，快来登记了店历，咱们出去饮酒叙话。”

夏浔取出秀才身份的证明，让那老板娘做了登记，到了西门庆租住的地方放下行李，简单说了几句，便一起出了客栈，寻了一家大酒楼，要了一个雅间。

酒菜上桌，掩上房门，西门庆才道：“杨老弟，北平那边已经联络妥了，我已安排了车辆陆续北上。此事非同小可，不可暴露咱们的真正身份，为了掩人耳目，我已经找了人，给咱们办两张假路引，到时候咱们两个搭乘济南车行的长途客车前往北平。”

夏浔颌首道：“好，小弟是个门外汉，一切听从西门兄决定便是。”

西门庆笑道：“等咱们的户籍路引办妥了，可不要再唤我西门兄了。我的化名已经起好了，叫高升。”

“高升？”

“对，你也得起个化名，办路引要用，一会用过酒席，我就把名字递上去，老弟准备用个什么名字？”

“名字么？”夏浔的眸子里忽然闪过一抹亮晶晶的东西，西门庆还没看清，夏浔已微笑着、很郑重地道，“夏浔！我就叫夏浔吧，夏天的夏，‘浔阳江头夜送客’的浔！”

第二天，夏浔和西门庆来到了提刑按察使衙门不远处的一家酒楼，要了一个雅间，点了几样酒菜。二人坐下刚刚候了片刻，就有一个当地游手好闲的泼皮鬼鬼祟祟地溜进了酒楼。

听到三长两短的叩门声，西门庆立即拉开房门，那人闪身进来，看看二人，咧嘴一笑，便从怀中掏出两份路引来。这人是西门庆联系好的一个地头蛇，名叫程凡，当地人却称其诨号癞痢狗。程凡从怀里掏出那两份路引，往西门庆手中一递，说道：“看好了，可有什么疏漏错误，货物出手，可是概不退换的。”

西门庆打开一看，两份路引上面已经盖好了一堆印章，长方形的是军方的关防，四方形的是州县衙门的关防，圆形的则是巡检关卡的印章。光看这些章，这两份路引的持有者就应该经过不少州县了。

两个人的名字也都赫然在目：高升、夏浔。两个人都是徐州人，往北平去为开皮货店的东家讨还欠款的伙计，上面所述的体貌特征也与二人完全一致。

西门庆从怀里掏出尾款共计二十五贯整，交到程凡手里，程凡把眼一

瞧，笑嘻嘻地拢在袖中，拱拱手道：“好了，祝两位掌柜的一路发财，程某告辞了。”

待他出去，夏浔微微皱眉道：“这个人看起来只是个普通的泼皮混混，他搞得来路引？可莫是假的，被沿途官府勘验出来，咱们大事未做，先就出了纰漏。”

西门庆笑道：“不必担心，你道凭他一个泼皮无赖，做得出这路引来么？嘿嘿，这都是公门中人的杰作，只不过他们隐在幕后，不会直接与雇主交易，放心吧，除了咱们两个人是假的，这两份路引拿到哪儿去验，都是真的！”

程凡收了钱，得意洋洋离开了酒楼，刚刚走出不远，就有一个白袍公子摇着扇子走来，一眼看见他，便招手唤道：“癞痢狗，过来过来。”

程凡一听有人唤他诨号，登时有些不悦，可是一俟看清了那人模样，立即一耸肩头，满脸堆笑，屁颠屁颠地跑上前去：“哎哟，曹公子，这才几天没见哪，瞧您这气色，红光照人，满脸桃红，不是发财，就是艳遇连连吧。”

那曹公子哈哈大笑，使折扇在他头上一拍，说道：“少耍贫嘴，这是从哪里来？”

原来这人正是济南提刑按察使司曹大人的公子曹玉广，程凡凑前一步，压低声音笑道：“不瞒公子爷，小的今儿又卖出两张路引去，共计得款八十贯整。公子爷，咱们手里已盖好其他州府关防的空白路引可不多了，公子您还得想想办法再弄些来才成，这个买卖，兴旺得很哪。”

曹玉广现在已经接替杨旭，成为齐王的生意代理人了，在青州干得风生水起，对卖路引这种小打小闹的生意已经不大看得上眼，便打个哈哈道：“省得，省得，等忙完了手头的事，我再去想办法。今儿这两张卖给谁了？好大的手笔，平素一张路引也就卖个二十贯，这人竟出了两倍的价钱，可不要是什么江洋大盗、朝廷通缉的囚犯，咱们赚钱也要小心些，不能捅出大纰漏来。”

程凡笑道：“公子爷放心，那样的人我怎么敢拉扯？遵您的吩咐，每卖一份路引，我都务必先验过了他的真路引，晓得他们身份才敢帮忙的。这两个人不是为非作歹的人，他们两个啊，一个是阳谷县的商人，叫做西门庆。一个是青州的生员，叫做杨旭。不晓得有些什么见不得人的买卖，还要隐藏了真正的身份才成，不过杀人越货的勾当，谅他们也干不来的。”

曹玉广一呆，失声道：“竟是他么？唔……喔……我明白了，我有点儿明白了。嗯，这个人，的确可以放心，好了，告诉你们老大一声，把这个月卖路引的钱结算一下，晚上送我家去，本公子还有事，这就走了。”

程凡追上去道：“公子，你可莫忘了咱们的存货已经不多了呀。”

曹玉广一边走，一边挥手道：“省得省得。”

“你说杨旭来了济南，还花了大价钱办假路引？”紫衣藤给曹玉广斟了杯酒，缓缓问道。一想起杨旭买假路引，一张就出手四十贯，而自己十七年的清白女儿身，梳拢之夜竟然只有区区三十贯，她的心都在滴血。

曹玉广把她抱在膝上，一边上下其手，一边笑道：“不错，可巧的让我碰上了，要不然，我还不知道他也来了济南。”

紫衣藤眼中闪过一抹深深的怨毒之意，又问：“他不是生员身份么？照理说咱大明天下，他处处行得呀，怎么还要花钱办假路引呢？”

曹玉广就着她的手呷一口酒，悠然道：“这个么，你就不懂喽，许多时候，许多人想要出门办事，是不方便用他真正身份的，这时候就需要用一个假身份，可是路引如果不对应，如何瞒人？所以就要买假路引喽。”

紫衣藤眸光一闪，机警地问道：“也就是说，他此去北平，是要做些作奸犯科的事了？”

曹玉广嘿嘿笑道：“反正是见不得人的勾当。”

紫衣藤大喜，脱口道：“那公子该派人跟着他，看看他要做些什么才是呀。”

曹玉广一怔，反问道：“我看他做什么……又要做什么？”

紫衣藤一呆，支吾道：“哦……这个么……公子不是说齐王很青睐他么，扳倒了他，齐王爷不就得完全倚重于你了么？”

曹玉广晒然一笑，摇头道：“噯，他的店铺现在有七成在我手上，我又接手了‘生春堂药铺’的几家店号，齐王爷现在不靠我还能靠谁去？杨旭嘛，落水狗一条，本公子何必对他心存忌讳。再说，他这次去北平做什么，我多少已经猜到了几分，嘿嘿，这件事呀，不能管，不必管，也不该管啊……”

紫衣藤银牙暗咬，却又不敢表现出自己明显的恨意。曹玉广虽然是个自以为是的笨蛋，却也自视甚高，并不是一个甘心在女人石榴裙下为她奔走的走狗。如果让他知道自己因为当日一赌怀恨杨旭，想利用他来实施报复，他一定会很不高兴，自己刚到济南，还要依赖于他，万万不可令他不快。

曹玉广得意洋洋地笑着，顺手拍拍紫衣藤的翘臀，说道：“你初到济南，多认识些名士贵人，对你是大有好处的。今日我替你跑了好几个地方，约了几位大人来此饮酒，给你捧场，墨空文、萧拙、李浩、仇夏……可都是济南官场上数得着的人物，一会儿你打起精神，好生应对。”

原来，紫衣藤自负才貌双全，却因为梳拢之日曹杨对赌，沦为整个青州的笑柄，在青州实在待不下去了，便央求曹玉广想办法。她是教坊司在籍的官妓，曹衙内也没办法替她脱籍赎身，但是要给她调个地方还是办得到的，于是动用了一些关系，把她调到了济南府。想不到冤家路窄，竟在这里又碰

上了夏浔。

紫衣藤心中恨意难消，忽听曹玉广提起的那几个人，其中一人叫做仇夏，不由心中一喜：“仇夏，不就是杨旭在蒲台县扳倒的那个土财主仇秋の堂兄么，我若把这个消息悄悄透露与他知道……”

死刑案子，地方官府是无权判决的，必须呈报京师，由刑部复审决定。仇秋の案子报进京去，判了秋斩，如今正是秋天，前两天刚把仇秋从大牢里提出来砍了脑袋。听说为了这事，他的堂兄仇夏也受到了严厉的训斥，险些丢了官身，他会不恨杨旭？

紫衣藤眉梢微挑，唇角慢慢漾起一抹得意……

夏浔和西门庆用过酒饭，便离开了酒楼。酒楼对面是提刑按察使衙门，这个衙门就设在大明湖畔，如今赫赫有名的大明湖近在咫尺，哪有不去看看的道理，两人便信步走了过去。

两个人正并肩走着，西门庆突然精神一振，急急说道：“暖暖暖，快看快看，快看前边那位小娘子，哎哟哟，那腰条儿，那身段儿，那个屁股蛋子扭得……馋死人了。糟了糟了，拐过去了，快快快，快跟上。”说着便兴冲冲地追了上去。

夏浔苦笑一声，只好举步追去。

他此来济南，本来想着若是时间宽裕，还要去拜访拜访纪纲和高贤宁，可是西门庆说明日就走，如此匆忙，不去也罢。正盘算着，绕过前边几棵柳树，忽地有人叫道：“杨旭？可是杨兄？哎呀，杨兄，果然是你，哈哈哈哈哈……”

夏浔一抬头，就见纪纲和高贤宁欢欢喜喜地迎过来，他们身边，还有一位身材瘦削的青衫公子，年约十七八，眉清目秀，唇红齿白，那一双漆黑的瞳仁亮晶晶的，看起来风神如玉、潇洒不凡。

夏浔又惊又喜，连忙拱手道：“纪兄，高兄，小弟刚刚还想到你们呢！哈哈，当真是有缘，唔，这位公子是……”

纪纲笑道：“他么，就是我跟你说的那位济南府朋友了，我们两个现在就在他家里白吃白住。”

青衫公子腼腆地一笑，抱拳当胸，用糯糯软软的声音道：“小弟刘玉玦，早听纪兄、高兄谈及杨兄的风采，今日得识尊面，荣幸之至。”

纪纲笑道：“不要站在这儿说，走走走，咱们寻一处酒家，再慢慢把酒叙话。”

夏浔忙道：“且慢，在下还有一位朋友……”

高贤宁道：“哦，杨兄是携友同来的么，你那朋友现在何处？”

夏浔还未说话，就听一人破口大骂道：“你这贼眉鼠眼的泼贱货，穿得人模狗样，偏偏不行人人事，追着我家娘子贱兮兮地搭讪干什么？”

几人闻声一齐望去，就见一位轻袍男子歪戴着软帽拔足狂奔，后边一个大汉领着七八个朋友紧追不舍。

高贤宁蹙眉道：“这人看来衣冠楚楚，想不到却是个斯文败类！”

夏浔讪讪一笑，指着狂奔而来的那人道：“他么……咳咳，就是在下的那位朋友……”

西门庆被人打得鼻青脸肿，好不狼狈，这副样子可不便再去酒馆，夏浔也没有丢下伙伴自去赴宴的道理，饮酒之事自然作罢。待听说夏浔明日清晨就要离开济南，纪纲和高贤宁连呼遗憾，那位性情脾气温和得像个大姑娘似的刘公子更是热情挽留，直到听夏浔说此去关系到一桩大生意，三人这才罢休。三人与夏浔再三约定，下回再来定要过府拜访，这才拱手作别，三人自去酒店，夏浔则带了那倒霉的西门庆去找跌打医生。西门庆内服外敷地吃了好几样药，回到客栈还咿咿呀呀的。

那老板娘心好，见他饭也吃不下，赶紧亲自下厨，给他做了碗面，打两个荷包蛋，点几滴香油，翠生生的葱花飘在上面，夏浔看了都来了食欲。西门庆嘴欠，端起碗来便发牢骚，那老板娘听他说了被打的原因，结果这碗面……最后进了夏浔的肚子。

夏浔还担心西门庆若伤势严重会耽搁明天的行程，不想这厮就像一只生命力顽强的小强，第二天早上倒比夏浔起得还早，两个人赶紧办了离店手续，急急赶往四季车马行。

从济南往来于北平的行旅很多，所以济南的四季车马行每天自卯时至未时，半个时辰发一班车，仍是人满为患。

要知道跑长途，哪怕是富贵人家也少有用自家马车的，一路人吃马喂住店打尖花销甚大不说，富贵人家用的车也多是在城中平坦大路上使用的豪华马车，经不起长途颠簸，容易损坏。幸亏西门庆是个常出门儿的，早早地就去车马行预交了车钱，订好了座位。

夏浔和西门庆赶了个大早，坐上的却是第二班车，第一班车天没亮就起程了。夏浔和西门庆已换了一身短褐，这是普通百姓出远门的寻常打扮，西门庆肩上还搭一条褡裢，青着一只眼，一脸的衰样。上了车，他便往车厢狭角里一缩，就不再动弹了。夏浔同样缩在不引人注意的角落里，出于职业习惯，他还是下意识地打量起同车的旅客来。

他对面长凳上坐在最里边的是西门庆，他交叉着双腿，以一个很舒服的

姿势靠在车厢壁上，脑袋微侧、双眼半阖，似乎在打瞌睡。他旁边是一个满脸皱纹的老头子，膝盖上搁着个小包袱，旁边还有一个七八岁的黄毛丫头，怯生生地揽着他的手臂，看起来是祖孙俩。

在他们外边，则是一对身着朴素、颜色却很喜气的青年男女，估摸着是回娘家的小夫妻。

夏浔这一排，挨着他的是两个壮汉，两人都身材粗壮、皮肤黧黑，好像经常风尘仆仆地在外行走。贴着他的这人四十多岁，脸上微微生些横肉，目光既凌厉，又透着些狡狴，有些江湖匪气。

这汉子旁边那人比他稍小几岁，穿着相近，不时还与他低声耳语几句，想来是同路人了，从那神情语气看，显然是以他为主。夏浔还注意到两个人的手很粗糙，穿着虽显得富裕，这双手却不大像是养尊处优的有钱人。

夏浔假意舒展了下身子，又探身向外看去，最外面却是两个女孩子。挨着那壮汉的，是个十二三岁的小姑娘，她把小包袱搁在身边，与那壮汉稍作分隔。从她裙裾处的补丁来看，想必家境很是苦寒。不过看模样，这小姑娘却眉清目秀，一双靓丽的大眼眨呀眨的，透着股机灵劲儿。夏浔使眼看去时，还被她瞪了一眼，看来是个惯于在外行走、见多识广的丫头，并不怕生。

最外侧则是一位比这小丫头还大了几岁的少女，只扫了一眼，便令人眼前一亮：这位姑娘好精致的五官，虽说荆钗布裙，裙子上还打着补丁，脸上不施脂粉，也没有首饰，清汤挂面的，可那弯弯的柳眉、慧黠秀气的双眼、羊脂般细腻小巧的鼻子、艳红菱角似的唇瓣，还有那尖尖的白润的下巴……

夏浔觉得，这人应该是江南水乡一带的女子，若不是那里的水土，养不出气质这般娇怯的女人。只是这年代一个弱女子远赴千里之外，可着实不容易。

女孩儿虽未转过目光来，却已注意到了他的注视，一开始还佯作镇静，渐渐开始不自在起来，一丝红晕悄悄爬上她的脸。她不安地掠了掠鬓边的秀发，轻轻扭过头去，双手也抓紧了放在膝上的包袱。

“咳！咳咳！”坐在对面的老大爷不悦地咳嗽两声，夏浔笑笑，收回有些放肆的目光，舒展了身子，靠回了车厢上。这时他才注意到，不管车篷怎样颠簸，西门庆始终保持着斜倚车篷的姿势，脑袋被颠得摇晃着，这样的姿势并不舒服呀。

夏浔忽然发现他那半阖的眼睛里偶尔会有一丝光亮逸出，仔细一看，这才注意到，敢情西门庆陋习不改，他一直侧着头，在盯着坐在车尾的那位长得极其纤细秀气的女子看。夏浔不由得又好气又好笑，这货……真是没治了。



此时，仇夏仇大人安排的两个眼线，刚刚同四季车马行的东主经过一番强硬交涉，把两个早已订好车位的旅客挤下去，坐上了下一班大车……

过齐河，经禹城，马车这天到了平原县。

一路上，乘客上上下下，频繁更换，夏浔发现真正的长途客人只有六个：他和西门庆，那对魁梧的大汉，还有那两个年轻的女子。几天下来，大家彼此之间多少熟悉了些，夏浔已经了解到，那两个大汉是常常行走关外的参客，年纪大的那个叫古舟，年纪小的那个叫何轲朔。

百年的长白山老参别看在当地卖不上钱，可只要掘出一株带进关内，就是价值数百倍的珍罕之物，所以这两个参客看着粗俗，出手却极阔绰。一路上，两人都住上等客房，吃最好的饭菜。

夏浔和西门庆路引上写的是徐州王记皮货店的伙计，起居自然不能张扬，不过两人的吃住倒也不算太差，有时伙食不好，两人就会随便找个借口不吃，然后跑出去寻个地方打牙祭。

至于那对小姐妹，却不知名姓，她们之间只以姐妹相称。名姓一类的东西只有车行手中才有，只有沿途城阜和巡检哨卡才有权检验，她们自己不说，旁人自然不便贸然去打听。

看起来她们囊中很是羞涩，一路上只住最低廉的客房，有时是最便宜的女客大通铺。她们吃的更是简单，一碗粥一碟咸菜就是一顿早饭，一个烧饼一碟咸菜就是一顿午饭，至于晚饭么，则又是一碟咸菜一个烧饼。看得多了，夏浔和西门庆私下说起她们时，都以“烧饼姑娘”称之。

西门庆是个看见漂亮女人就挪不动步儿的主儿，也不知和人家搭讪了多少次，可是那个姐姐就像一片含羞草，你多看她一眼，她就红了脸含羞低头；你故意搭讪，和她说一句话，她也是红了脸含羞低头；你同车而坐一伸腿不小心碰到了她的裙裾，她还是红了脸含羞低头……

西门庆就没见过这么爱脸红、这么喜欢害羞、这么不愿说话的姑娘，饶是他在美女面前一向愈挫愈勇、脸皮极厚，几次试下来倒也无妨，几十次试下来也觉得乏味得很，此后便也不再与她搭讪。

## 第2章

# 长白山的大笨熊

这天傍晚时分，大车恰好进入平原县城。平原是个小县，除了三国时候刘备落魄时曾在这儿当过县令，没有什么可以大书特书的历史。大车在小城里东拐西绕地走了一阵，在一处小客栈住了下来。这儿比较偏僻，客栈周围地方大，容易停下车马，门口已经停着几辆大车，有济南四季车行返程的车子，也有其他各地的行旅客商。

那店里的饭菜做得不咸不淡，味道实在不怎么样，夏浔和西门庆尝了几口便停了筷子，相互打个眼色，便要出去找家饭馆儿。走到门边的时候，看到烧饼姐姐和烧饼妹妹坐在一张桌前，向小二要了两碗白开水，正在啃着硬邦邦的烧饼。

夏浔和西门庆出了客栈，在街头漫无目的地逛了一阵，看到一家风味驴肉馆，便进去要了几道地方风味的驴肉小吃，又要了几张驴肉火烧当点心，这才准备返回客栈。

天色已深，深秋的寒风一吹，甚觉寒冷，西门庆哆嗦了一下，忽地一拉夏浔，迅速往墙边一闪。夏浔也是极机警的人，虽还不知缘由，却也立即掩身墙侧，见西门庆探头探脑向外望去，忙也探头打量。

胡同进去十余步，有一家小当铺，门口挂着两盏气死风灯，高丽纸裱糊，红桐油涂色，上边写着“福”字儿。台阶下边往街上这边来的方向，站着一位纤弱秀雅的姑娘，她前边却是一个身材魁梧的大汉，一条手臂扶在墙上，正好堵住了她的去路。

这位姑娘可不正是烧饼姑娘么，与她对面而立那个大汉，虽只看得到背影和小半侧脸颊，夏浔却也一眼就认出他就是关东参客古舟。

只听古舟嘿嘿笑道：“小娘子不要怕，古某不是坏人。俗话说，百年修得同船渡，千年修得共枕眠。你我一路同车，同行同止，也算是前世修了上百年的缘分对不对？我只是想帮你而已。”

烧饼姑娘捻着衣角，怯生生地道：“古大叔想要怎样帮助奴家？”

古舟上下打量着眼前这女孩儿，啧啧叹息道：“一路上我就注意到了，小娘子囊中羞涩呀。你看，这天越来越冷了，说不定这几天第一场雪就该下了，偏是这时候，你还拿了衣服来当，穿得如此单薄，路上万一生一场病，岂不是叫天不应，叫地不灵！我老古是个善心人，一时不忍，这便追出来了。”

烧饼姑娘眨眨眼，纳罕地道：“那几件衣服，都是奴家自己做的，质料款式普通得很，大叔可是想要买么？可我已经当给人家了呀。”

古舟道：“噯，我个大男人，买那东西做什么。只是眼见小娘子如此清苦，我老古心软，看不下去，想要帮衬帮衬你。”

“喔！”烧饼姑娘羞涩地一笑，福身道，“行程虽然辛苦，也还可以将就，古大叔的好意，奴家心领了，萍水相逢的，奴家可不能收受大叔的财物。”

古舟嘿嘿地笑起来：“小娘子不愿无功受禄，那还不简单么？只要小娘子你投桃报李，许我一些甜头不就行了？”

烧饼姑娘脸色微微一变，轻轻后退半步，有些紧张地道：“大叔这是……什么意思？”

古舟笑道：“小娘子，你也看到了，古某这一路上，吃饭就得四碟子八大碗，住宿必须是天字号头等上房，钱嘛，对我来说小意思。小娘子若是路上肯陪伴着古某，侍寝暖床，同宿同行……嘿嘿，这一路上你吃的用的全包在古某身上，分手之时，古某还额外奉赠你一百贯钞。一百贯啊！水灵灵的小丫头我都能买六个了，怎么样？”

那女孩儿又惊又怕，连连摇头道：“古大叔，人家道你是个好心人，怎么说出这样荒唐无礼的话来，人家不要听，请让奴家过去。”

古舟见她胆怯，色心更壮，顿时冷笑道：“奶奶的，老子在长白山下，一条参须就够玩一个黄花大闺女，为了一条十年的老参就敢杀人。今天难得善心大发，好言好语与你说话，你可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。”

烧饼姑娘见他凶恶的样子，不禁吓得花容失色，连连后退，颤声道：“你……你想怎样？”

古舟狞笑道：“实话告诉你，在长白山，古爷是数得着的参客头儿，纵然在这犯了事儿，古爷只要往关外一躲，过个一两年便风平浪静，换一份路引照样大摇大摆地在大明行走。古爷看上的东西，还从来没有得不到的。你不愿意，你道爷们不能用强么？”

女孩儿仓皇退了几步，怕得眼泪都要下来了。西门庆一看，立刻开始撸胳膊挽袖子。夏浔低声问道：“你干什么？”

西门庆瞪眼道：“救人哪，这种英雄救美的好机会，我怎么可以放过？”

夏浔道：“能在长白山上开山立柜当参客头儿，武功想必不弱，你确定是